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班馬異同卷十

宋 倪思 編

淮隂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漢書三十四

淮隂侯韓信者淮隂人也始為布衣時家貧無行不得

能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

厭之者其母死無以塟迺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

者常數信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咨

之乃迺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自絕去信釣於至城下釣諸母漂有一漂母見信饑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又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劒中情怯耳衆辱之信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跨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跨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乃杖劒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

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不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嚋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弗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漢王上拜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奇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適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

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
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非敢亡也臣追
亡者耳上曰若所追者誰也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
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
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
爭天下非信無所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
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
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

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
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召
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
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
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禮畢上坐
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
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信曰
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默良久曰不弗

如也信再拜賀曰唯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弗如也然臣嘗事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也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謹言語嘔嘔姁姁人有疾病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又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

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

王之入武關秋毫無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户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蜀民無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

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郤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
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
至國即絶河關亦皆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往說
魏王豹豹不下聽其八月乃以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
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軍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
耳遂進兵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反塞臨晉信乃益為
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缶渡軍
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

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絶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

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進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

此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不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十什則圍之倍則戰

之令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以罷極矣今如此避而不弗擊後有大者何以加距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間人間視窺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飱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

肰陽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者候趙空壁逐利則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

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為皆已得破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弗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斬廣武君有能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至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諸將校效首虜休畢皆賀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

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經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令即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今若臣敗亡之虜者何足以權大

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之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耳誠令向使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僕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水上今將軍足下涉西河虜

魏王禽夏說關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諸侯農夫衆庶莫不輟耕釋耒作怠惰褕靡衣甘媮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將軍足下欲舉倦獘勸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而弱若燕不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也燕齊二國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

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當今為將軍之計莫不如案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然後遣辯士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而東告臨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敬

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趙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度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南之宛葉間得黥九江王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四年漢王出成皐東渡度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奪其印符以麾召

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韓信令擊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度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下連信已定臨菑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

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無行也且酈生一
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衆
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
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
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
廣以酈生賣為欺已乃而亨之因敗而走高密信遂定
齊地自立為齊假王 自後漢將至此蒯通傳內 下接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 使使
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

班馬異同

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寇戰其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而

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
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兵半渡度擊龍且佯陽不勝還走
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
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度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
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廣楚卒
漢四年遂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夸詐多變
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填之其勢埶不定
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

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痦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台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

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
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
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足下何不反漢
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
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背約復擊項王
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金石交
為之盡力用兵然終為之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
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在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

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

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三

分天下而王之齊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

為智者固若此乎邪韓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

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倍背楚而歸

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

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

背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

通知天下權在韓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語在通傳下接信不忍背漢通傳連上自立為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齊王以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

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乃而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
蒯通因請間曰天下初發作難也俊雄豪傑連建號壹
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襲熛飄至風起當此
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劉項分爭使天下無罪之
人肝膽腦塗地父子暴骸骨於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楚
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
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
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岨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

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遂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夫銳氣挫於險嶮塞而糧食竭盡於內府藏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歸命以臣料之其埶非天下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之命縣於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腹輸墮肝膽效愚計忠恐足下不能用

也誠能聽臣之方令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立其勢孰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足下案按齊國之故有膠淮泗之地懐諸侯之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葢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弗行反受其殃願足

下孰慮圖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見利倍義而背恩乎蒯生通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故相與為刎頸之交後及爭張黶陳澤釋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鼠竄逃以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戰於鄗北殺成安君死於泜水之

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釋之事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足下過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伯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語曰野獸已盡禽殫而獵狗走犬烹敵國破謀臣亡夫故以交友言之則不如過張耳之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臣言之則不過大

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高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數十萬衆東殺遂斬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震

主之威名高天下之名竊切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存亡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與不若如蜂蠆之致螫蟄騏

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童子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值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無疑臣之計韓信猶豫與不忍倍背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惶恐乃詳陽狂為巫漢書通傳語止此接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困敗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徵信

遂將兵會垓〻陔下項羽已破死高祖襲奪齊王信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百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竟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跨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死之邪殺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敗眛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

人有上書變告楚王信欲反高帝以書聞上患之用陳平計謀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僞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無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

狡兎死走良狗烹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疾不朝從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嘗過樊將軍噲噲跪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而益善辦

耳上笑曰多多益善辦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拜為鉅鹿守代相監邊辭於淮陰侯信淮陰侯信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數匝仰天而歎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也豨因曰唯將軍令之命淮陰侯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

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高帝自將而往信稱病不從隂使人至之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而與家臣謀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帝所來言稱豨已得死破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病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

鍾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反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破豨軍來歸至見聞信死且喜且憐哀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道其語高祖曰是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語在通傳漢書信傳止此以下入蒯通傳

接前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兒女子之手高祖曰是齊辯士蒯通乃過詔齊捕召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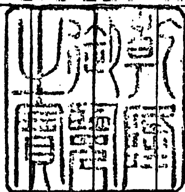
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欲烹之通曰嗟乎寃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寃也對通曰秦之綱絶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各吠非其主當是彼時臣唯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鋭精持鋒𠣘𠣘爭欲為陛下所為

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祖曰置上
迺赦之乃釋通之罪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
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叛之刼齊士
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刼中彊從及田
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
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
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
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

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汝安行我今令而家追汝矣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説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甞卑

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
皆以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
十一首號曰雋永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
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
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
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
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

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誅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班馬異同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班馬異同卷十一至十九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鎔

謄錄監生臣謝遴

班馬異同卷十一

宋　倪思　編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樊酈滕灌靳周傳第十一　漢書四十一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立為沛公以噲以為舍人從攻胡陵方

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尼戰碭東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復常從從攻城陽城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閒爵從攻圍圉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六人賜爵五大夫從擊攻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於扛杠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

七六人賜爵卿從攻破揚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轘轅絶河津東攻秦軍於尸鄉南攻秦軍於犨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郤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

劒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屏蔽沛公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居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初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劔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

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
山下走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
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誚譙讓項羽沛
公事幾殆明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
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
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雍擁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
雍斄城先登擊章平軍好畤攻城先登陷陳斬縣令丞
各一人首十二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軍

車騎壤東郤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煑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黄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死漢王為帝即皇帝位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從高祖攻反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

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絶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黄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擊豨胡騎横谷斬將軍趙既虜代

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卜將一人太僕解
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
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
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
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七人別破軍七
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三人
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二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
頞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帝

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户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迺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宫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

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帝已崩呂后釋噲使得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曰武侯子伉嗣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婘屬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絶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為曰荒侯子他廣嗣代侯六歲侯家其舍人

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考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元始二年繼絶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户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也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人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所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絶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

縣別將攻旬關西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

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

郡破章邯別將雍將軍於烏氏周類軍栒邑蘇駔軍於

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戶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

月出鉅野與鍾離眛戰疾鬬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

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

死漢王為即帝位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

戰龍脫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

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絶食邑涿郡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别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别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將太上皇衞一歲七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别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

䟦馬貝同

小將軍二人二千石已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
惠帝呂后呂高后時崩商病疾不治事其子寄字況與
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
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
寄紿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遊而太尉勃乃迺得入據
北軍遂以誅諸呂商是歲商卒薨謚為曰景侯子寄嗣
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友也孝景前三年時吳楚齊趙
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七月不能下得俞侯欒布

自平齊來乃廼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

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免景

帝上乃廼以封商他它子堅為繆侯續酈氏奉商後繆

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世宗卒

傳至玄孫子侯終根立武帝時為太常坐法巫蠱誅國

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

侯食邑凡百餘人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

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

戰疾破之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圭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十人得印一匱因復常奉車從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令因復奉車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

班馬異同

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蹳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祈陽復常奉車從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為即帝位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

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鄉卒以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以太僕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從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帝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

魯元於下邑之閒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謚為文侯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傳至曾孫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

為孫氏

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為沛公畧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闘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沛公立為漢王拜

功為表同

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迺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

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迺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絶其餉饟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一人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

送漢王到雒陽使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歴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淄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横至嬴博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假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

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
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
騎將一人入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度淮
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
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
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陀降留薛沛酇蕭
相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
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

食邑二千五百户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立為皇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户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户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漢

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
相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
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
擊破胡騎於硰石至平城為胡所圍困從還軍東垣從
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
及特將五人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
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
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

破布別將肥誅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户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頴陰五千户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呂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

乃遣以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還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

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傳至孫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武帝復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奉嬰後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兹基不如逢時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吕禄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

班馬異同卷十一

班馬異同卷十二

宋　倪思　編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漢書四十二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

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

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記籍蒼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君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周苛為客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

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駡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烹周苛漢王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

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庭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即罷呂后側耳於東廂箱聽見周昌為詭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歲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

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吕后有郤隙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吕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伉直且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

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欲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

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王年少竊
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名趙王并誅之臣固為不敢遣趙
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於是高太后恚之怒乃使使名
趙相周昌周昌相至謁高太后太高后怒而罵周昌曰
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被徵高后
使使名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見鴆殺
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薨謚曰悼侯傳子至孫
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

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後五歲高后元年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前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甞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羽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

邑千八百户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嵗免孝文元年薨謚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免以平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諸吕禄等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代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歴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因秦時本以十月為嵗首

弗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上黑如故吹律調樂人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歴者本之張蒼蒼本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邃律歴張蒼德安國侯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黄龍當見當改正朔易服色詔事

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黄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立土德之時歷制度更元年張丞相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大為姦利上以為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年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薨謚為曰文侯傳子康代侯八年卒子至孫類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有罪國除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

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
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迺卒著書十八篇言隂
陽律歴事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
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
元年舉故吏士以二千石從高祖皇帝者悉以為關内
侯食邑二三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户十六年張
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

以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念久念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嘗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是時丞相嘉入朝而通居上傍旁有怠慢之禮丞相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

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上文帝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故不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

錯為内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内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宫上謁自歸景帝上至朝丞相嘉奏請誅内史錯景帝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嘔血而

死謚為曰節侯傳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至孫子侯㬰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及今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高商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踵娖娖齪齪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贊曰張蒼文學好律厯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

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專遵明用秦之顓頊歴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徳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班馬異同卷十三

宋 倪思 編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漢書四十二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

酈生食其問聞其將皆握齱好苛荷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食其乃迺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食其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食其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嫚而易人多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

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食其所誡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名酈生食其酈生食其至入謁沛公方倨踞牀使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食其酈生食其入則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食其

上坐謝之酈生食其因言六國從横衡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其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食其曰足下起糾瓦合之衆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知其令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内應於是遣酈生食其往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食其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酈生食其

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臯以東屯鞏洛雒以拒距楚酈生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

令楚易取而漢反𨚫郤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内揺蕩農夫釋耒工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庚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歴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

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

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刓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

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黄帝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阸距蜚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酈生食其罷歴下兵守戰備與酈生食其日縱酒淮陰侯韓信聞酈生食其馮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

漢兵至以為酈生食其賣己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食其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有罪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佗印為南越王陸生賈至尉他佗魋結箕倨踞見陸生賈陸生賈因進說他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正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籍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

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刼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滅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佗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

義因問陸生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如漢一郡王何迺乃比於漢尉他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遽不若漢乃大說陸

生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賈槖中裝直千金他它送亦千金陸生賈卒拜尉他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帝大悅説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

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廼謂陸生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稱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陸生賈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往家焉有五男廼乃出所使越得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産陸生賈常乘安車駟馬從

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女約過汝女汝女給吾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它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擊鮮無毋久慁溷公女為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甞燕居深念陸生賈往不請直入坐而陳丞相平方深念不時見陸生賈陸生賈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賈曰足下位為上

相食三萬户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

諸吕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

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豫附士務豫附

天下雖有變即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

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

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吕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

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此

兩人深相結則吕氏謀益衰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

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賈為飲食飲費陸生賈以

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氏立孝文帝陸

生賈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平

等乃言陸生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佗令尉他去黃

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指語在南越語傳中陸生

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辠去

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建平原君建諫止之

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平原君建諫之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傳中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建平原君建不肯見及平原君建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貣服具陸生賈素與建善乃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

乎陸生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迺奉百金往稅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賻凡五百金久之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建平原君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迺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

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俱幸君君貴富貴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建平原君建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

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帝聞其客平原君朱建為其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建曰我死禍絶不及而乃身矣遂自刭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殺之也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漢書建傳止此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

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劒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

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

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横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

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令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别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令讀

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時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班馬異同卷十三